

# 我手写我心

## 读青年诗人许梦熊诗歌

潘江涛

—

诗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分行。当下写诗如赶集，哪儿热闹往哪儿挤，皆因写诗没门槛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导致大量劣质诗歌充斥网络和报刊，直至泛滥成灾。

有人甚至说，写诗太容易，所以人们看不起诗，读诗太费劲，所以人们不读诗。

这些观点是否有失偏颇，我们暂且不论。我说，诗歌是小众的，总不至于招来异议。而青年诗人许梦熊之所以脱颖而出，是因为博学、认真、刻苦，对诗歌心存敬畏。

诗歌是许梦熊的生命。无论是早年的《宴之敖者》，还是新近推出的《与王象之书》（2021年6月，杭州出版社），抑或朋友圈里信手拈来的长短句，其诗作总是给人以亲切细腻之感。他擅长于在生活现场捕捉诗情，从时代变迁、历史人物和个体经验中，开掘和淬炼诗意，诗歌的能见度很高。

诗思与时代共脉搏，是当下诗歌创作的大道通途。许梦熊喜欢在物象（山水和星辰）、世象（人群和社会）、心象（感情和感悟）三个维度上觅诗，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取材广泛、形式多样、情思纷繁，好像无处不诗、无时不诗。他用手机截取画面，先凝神静思，后快乐歌唱，每日一至二首。

挺胸为鹁鸪，又名猪屎渣。虽然小不点，国鸟孟加拉。呜呼高枝上，凝然如冻葩。幸亏有羽翼，无须过检查。

一灯照破千山月，万户人家不等闲。枯木逢春何须看，唯独樽酒亦神仙。

夜来樽酒不胜轻，转眼台州是仙庭。廿年寄身江南道，漂泊无依仗诗行。越行越远越逼仄，大道青天如闹铃。朝九晚五宜趋鹭，我辈文章等于零。

微信朋友圈是大染缸，也是写诗的好地方。许梦熊娴熟于日常入诗，这3首写于2022年1月中旬的诗虽说无题，却厘清了人情事理，约略可窥其内心世界。

圈里的杨荻与许梦熊相交甚深，见着我辈文章等于零，甚是不解，弱弱地发问：怎么会？许梦熊直言相告，这不是他的原创，而是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的话题，曾引发20世纪80年代书画界的一场大辩论。

二

文学创作与绘画艺术有许多相通之处。许梦熊信手拿来，垒行成诗，与其说是赞同吴先生，笔墨只是创作工具，的观点，毋宁说是一种无奈，甚至是我手写我心的自嘲。

许梦熊，真名许中华，浙江台州人。15年前，我在磐安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任上，曾牵头组织金华市80后新锐写手论剑百杖潭活动。许梦熊剑气纵横，凌云健笔，以长诗《丰饶之角》斩获冠军。那时，我只知道许中华是浙江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学生，笔名七夜。没想到，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金华，且以诗谋生，不断地变更住址，是我所知的为数不多的自由撰稿人之一。

许梦熊对诗歌亦并非一见钟情，但一旦爱了，就爱得死去活来。

他的诗，犹如其人，皆为呕心之作，流淌着真情率性，以及一种浪漫无羁的气质。

在金华这座洞天福地的城市，写诗是一种诱惑。这是许梦熊的真实想法。一位长辈曾经奉劝我，别写诗，今天写诗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敲一敲回车键，分分行，便是诗。这些以诗歌为名的文字，所能表明的一个倾向是汉语在某种程度上的空洞，看上去像盖在猪肉上的一个蓝色印章，质检合格，或者检疫合格，它更接近于一块赘肉，一个零件，而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呼吸。

这些年，我很少跟家里通电话，我和我的父亲鲜少谈论眼下的生活到底怎样，我也很少听我的母亲抱怨他们的日子比针尖还要刺人，我总让他们把自己交给菩萨，这是最好的办法，就和我把自己交给诗歌一样，沉迷是活下去的良方。读这样的文字，内心弥漫着苍凉甚至想哭的感觉，既为诗歌也为我们的父母。不是吗？只要喜欢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写作的浩瀚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但谁也无法回避开门七件事予人的难处，自由撰稿人尤其如此。

我想过的无非是一种心灵宁静的生活，对未来，我既不竭力规避什么，也不刻意追求什么。阿帕勒斯画不出一匹马嘴角的泡沫，可是随手扔向它的一块海绵却帮助他制造了非凡的泡沫。这就是诗人的挚爱，也是诗人的偏执。

诗穷而后工，愤怒出诗人。近十年来，许梦熊屡获国际、国内大奖。其中，组诗《乌云之河》获首届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；《记忆中的拱宸桥》获运河南端·水韵拱宸全球主题诗歌大赛银奖；组诗《山水的回音》获首届浙东唐诗之路全国诗画大赛一等奖。

2021年6月，许梦熊就如何理解诗，以及为何而写等问题，接受当代诗人张杰的访谈。他说：我之所以避免谈论自己，乃至自己的诗，是因为我是一个诗歌的结巴，我的嘴上总停留着，可是，促使我创作的那点动力，大概就是现实的压力。

三

奖项，有大有小；奖金，有高有低。但无不都是沉迷的美果，多多益善。

在几年前的某个饭局上，许梦熊接听朋友来电，闻说组诗《山居岁月》获得首届莫干山国际诗歌节游子主题诗歌大赛银奖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脱口而出：好啊，又来钱了！

受此感染，我忽然想起他的现实的压力，不由得端起酒杯，发自内心的向他表示祝贺。

一个诗人，从生活中有所发现和触动，到开掘主题、选择形象、锤炼语言，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。而开掘和深化主题，是尤需用功的。许梦熊倘若羞于谈钱，对获奖之事轻描淡写，反而就不是许梦熊了。

记得有人曾问巴西球王贝利：这一生中哪个球踢得最好？贝利回答说：下一个。青年诗人许梦熊还要生活，甚至想生活得更滋润，就得像贝利那样，紧紧盯着下一个。

生活即诗歌，诗歌却养不活人。

岁月的沧桑与洗礼，让许梦熊变得成熟和淡定。只是，他的目标又会在哪里？

近3年，诗人先后参与编著《八婺定光佛文化现象与文化遗产·定光二十四圣迹》《浙江文史记忆·金东卷》等。但最得心应手的，还数创作《与王象之书》。以现代诗的形式，给王象之书写了120封长信。

王象之是南宋地理学家。从酝酿编撰直至完稿，他大约花费了30年时间，以一己之力著成《舆地纪胜》凡200卷，可谓倾注半生心血。

可惜，王象之生平事迹《宋史》不载，省志不清，就连家乡金华以及出生地磐安的历史文献里，也语焉不详。许梦熊如何突破这种客观或人为的局限？

以说明文形式，显然流于浅薄，以宣传式的口号，又过于直白空洞。许梦熊静下心来，循着蛛丝马迹，在故纸堆里一一搜寻。

阅读是有红利的。在细读了有关南宋的大量文献以及近人的研究后，王象之的面貌在迷雾中渐渐浮现，尽管依旧不甚清晰，却有助于想象力的纵情发挥，并能让许梦熊绕过烦琐的叙事陷阱，在更高意义上施展手脚。

许梦熊擅长于组诗、长诗，但要以诗歌之名，对话与致敬800年前的地理学家，无疑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，充满着奇妙的诱惑与刺激。

原浙江省作协诗歌创委会主任柯平在序言中说，隔空对话，不仅需要技艺，还需要对历史本质与文人人格的洞察。但作者拥有的才华和学养使他足以胜任，从笔底汨汨流淌出来的那些诗句，尽管如同花光照眼，让人惊艳，实际上举重若轻，包含着作者对诸如生与死、出仕与退隐、历史与现实等问题的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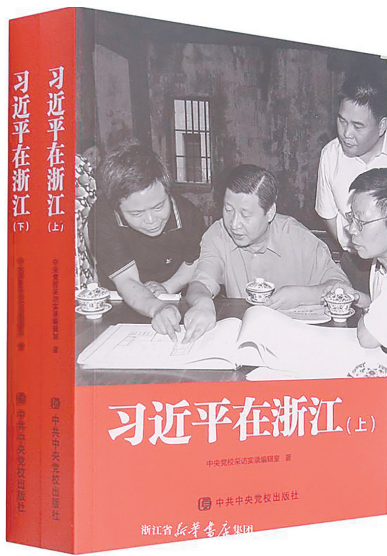
无须讳言，每一种写作风格都有其存在的理由，亦无所谓品位价值的高低，而只有情感的饱和度、诗性的辨识度和技巧的熟练度之分。《诗经》、唐诗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它们彰显了时代，而非隐匿时代，陷入背景空无的理念写作，或玩文字游戏的零度写作。在《与王象之书》中，许梦熊站在时间的一个节点上眺望另一个节点，真实记录个人的观察、体会和感悟，让读者一眼看见800年前的另一种真实，可谓首开诗歌界的先河。

诗，一旦离开生活的土壤，必然出现严重的虚脱现象。诚如磐安县文联主席吴警兵所说：这部长诗在叙述方式上，是叙事与抒情巧妙结合。磐安的历史人物与风土人情，有机地融合进诗里，读起来毫不生硬。表现手法上，并非宏大空洞的叙述，而是艺术性和时代性的严丝合缝。

琢磨诗歌，就是雕琢自己的灵魂。（田间语）许梦熊的诗是时代的、向阳的，也是可歌唱的。他发出的声音，相信读者一听就懂，而且透着温暖、善意，令人亲近。

什么是精神传承，什么是吾辈情钟，什么是文化血液里的秘密关系，一切当尽在不言中。在很多场合，细细聆听柯平老师的教诲，许梦熊往往笑而不答，但万笑不离其宗：我手写我心！

## 好书推荐



### 习近平在浙江

习近平同志在领导浙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、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、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、创建生态省、建设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、建设文化大省、推进民生实事、加强党的建设等实践中，既充分展现了高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宏观决策水平、突出的政治驾驭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，也充分展现了深入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真挚朴实的为民情怀。

《习近平在浙江》是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成长历程的系列采访实录。这部采访实录，通过对当时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、省直部门和地市领导干部、基层干部和企业家、专家学者和记者等的访谈，做了生动翔实的现场呈现。



### 学雷锋

雷锋，原名雷正兴，194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他的父母兄弟都丧命于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之手。雷锋小小年纪就沦为孤儿。在成长的道路上，他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祖国添砖加瓦。

《学雷锋》开篇对雷锋的成长道路做了概括介绍，展现了雷锋短暂但不平凡的一生。随后，编者精选了雷锋部分语录，从学习、工作、品格、人生感悟四个方面揭示雷锋精神的真谛，让我们对雷锋精神有了具体的认识。不仅如此，编者在每一章节后均有扩展，扩展以背后的故事。雷锋精神遍天下，为主。背后的故事，讲述了在各则雷锋语录背后，与之有关的资讯或故事；雷锋精神遍天下，则精选当代中国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具有雷锋精神的人物事迹，作为雷锋精神在当代的最好诠释。

融媒记者 马忆玲 整理